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桂勝卷四

明 張鳴鳳 撰

清秀山

從西清門下濠石道上西臯入夾山口緣山行一里
許有塘曰清巖出其上初名新後仍塘名曰清最後
加以秀云環桂諸山本以孤峭標秀而是山則岡連
隴湊盤紆弗鬱長可一里餘獨以巖門下瞰塘水山

澤通氣清彩映發如其名焉一入巖門則有兩巖東
西對闢上出山半其迴朗亦適相敵北郭諸山近在
東牖可招而至其西則陽江北來倚巖可望批崖越
壑其流汨急過下莊居者前水波寬緩山漸深土漸
衍似村塢可居者然去是山不甚遠向南行三四里
出夾山潛洞隱山蹲踞其口頃行山中見衆山環合
江出其裏愛其邃麗以為近郭希有且幸秋霽一得
縱目世顧莫之問然亦以山隔在西北一隅不惟遊

者少所命駕即舉名亦罔識所在矣

詩

宋張莊 山甫遄歸有詔期省耕聊復耀幢麾翠
岑恰似千旗密綠野何妨萬馬馳鵬鵠精神元老貴
鼎彝功業太平時自惟晚進誠天幸偶附台躔每處
隨

龍圖閣直學士經畧王公若愚與提點刑獄劉子
至提舉學事唐夢傳大張旌旆觀稼近郊烹今歲

建茅於此遂過傲雲諸閣大觀元年五月十六日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張莊正民題

呂愿忠 爽塏虛明小洞天巉巖垂乳類鋒鋷薰風
習習來三面夏雨蕭蕭欠一檐指顧羣山勞應接排
徊歸騎縱觀瞻門前綠水泓澄淨底處應須是谷簾
郡守呂叔恭以甲戌季春七日遊中隱巖山水膏
肅之興未已後兩日再拉機宜劉子思監州朱國
輔經屬陳朝彥同至新洞所見愈奇真所謂倒食

甘蔗聊書五十六字

方信孺 尋徧洞天三十六蒼霸獨闕此巖扉旋除
野草開新徑遮莫寒藤刺客衣歲月偶同題壁字烟
霞似不放人歸把茆欲作開山主已落瞿曇第二機
嘉定甲戌六月六日始遊清秀巖呂叔恭得此巖
亦甲戌歲刻石猶可攷莆田方信孺孚若

張自明 甲子循環各一時又逢青犬護巖扉金墉
城鎖瑤池苑蒼玉樓鋪錦地衣萬里西風生木末數

聲湘竹叫雲歸明朝天上秋期近問訊河邊織女機
嘉定甲戌歲立秋前二日盱江張自明誠子來遊
奉次詩境詩翁扉字韵黃冠鄒次洪方袍清一同
來

文

唐鐸開巖小記 桂林多勝致其廢于榛棘者十八
九斯洞以遠尤不獲葺呂公一賞居民爭出力以新
之樓閣歸然不日而就幽竒雋發應接不暇驟改觀

於遊人殆非偶然之遇也靖康改元七月朔臨桂令
唐鐸謹題

題名

杜唐臣張通夫王誠中張通甫董君佐侄嵇聖程聖
欽元符三年八月旦同遊

欲騎日月超然之韻端臣獨題

公輔公密大觀庚寅清明前六日遊男叔侍

明叔仲明仁仲子源靖康改元五月同遊洎初冬九

日明叔仲明子源同晉卿再來時仁仲以母憂歸鄉
衡陽太守裴夢貺祖塗前一日魏彥濟陳景淵同遊
自新洞過龍隱酌八桂堂徧覽勝槩為贐甲寅二月
十有二日

張仲欽郭道深張安國同遊朱元順清巖丙戌季夏
清秀巖三大字真書旁小書士美二字

灘山人曰巖居蓋有朱元順云是時張安國帥桂年
壯氣盛少所屈意乃紆騶入谷親與其客造朱所栖

至勒之石豈桂之蜚遜之士朱獨高舉希慕遺風安
國遂從而禮異之於以風部內乎了達之牒乃判府
汪公聖錫所給且稱了達有苦行巖刻具在然君子
來遊獨於元順多追歎之非遇張紫薇誰將干旄在
西之郊下從幽人遊哉厥後辰山有劉升之氏蓋聞
是風而興起者惜朱無所有可表見後世觀唐令開
巖記所指呂公本呂源當靖康之年方乃謂呂叔恭
以甲戌得之豈其未見唐記哉叔恭大節殊無足觀

方於時號為砥礪名行者不為是山移文追數而反引之以為己榮或呂既隔世而公議遂暫弭未可知也不然以方矯矯而慕彼碌碌生平自許何如哉余於是竊有異焉

虞山

出自北城山起東隅瀕水漾其左黃潭縈其後下有洞曰韶音入洞面潭水石清漪其地一名為皇澤灣洞南平原舜祠在焉前則古松數十株樛枝密葉交

撐互擁圓若軒蓋長若旌幢彷彿有駕蒼虬翼翠鳳
遠巡南表之狀於後則重巘上盤平障倒列又若負
宸南嚮黃潭本灘小支疑即宋王祖道相城之北穿
為長池引潭灌注用作癸水范方繼踵鳩工增繕或
為渠或為閘名曰朝宗使東接灘江西達隱山之湖
其曰癸水以方隅所直故云山左側臨灘處枕麓特
高上有亭曰南薰倚檻東睇堯山積翠與波澹淡倏
有風至前掠松林後戛潭壑鳥鳴其間諸響迭臻笙

鋪瑯石如奏有韶於是山之下不但延眺稱秀曠也已

風土記云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號黃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遊此潭今每遇歲旱張旗震鼓請雨多應

詩

唐宋之間桂州黃潭舜祠 虞世巡百越相傳葬九
疑精靈遊此地祠樹日光輝禋祭忽羣望丹青圖二

妃神來獸率舞仙去鳳還飛日暝山氣落江空潭靄
微帝鄉三萬里乘彼白雲歸

宋朱晞顏 曾按薰絃天一方掃除民愠變清涼遺
音凜凜猶聞耳不獨當年味可忘

方信孺 西風攪桂樹落日明楓林游子懷歸期予
悲渺登臨虞山一何高湘水一何深英皇僅枯冢寂
寞薰兮琴我欲奏古曲俗耳更哇淫古器不可見聊
作相思吟相思長相思相思無古今一歌衆鳥聽再

歌萬籟音推手君勿歌有酒且孤斟落落此時意寥
寥千載心五絃毋庸絕四海誰知音

文

唐張九齡祭舜廟文 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
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當管經畧使嶺
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
縣開國男張九齡敢昭告於大舜之靈惟神以大孝
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

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黃屋之尊巡守而來
殂落於此勤倦之造永結於黎庶惠懷之尊長存于
壽宮載祀雖遐威靈如在今聖朝紹興至道愍茲遠
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神幽鑒願表微誠若私僻
為謀公忠有替明鑒是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
力是視當福而不福為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
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欽到願俯垂冥祐俾輸力
明時尚饗

韓雲卿記

帝舜有虞氏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南

人懷思立祠禱祭歷夏殷周秦距乎有國凡更十姓
享奠不替大歷十一年皇族隴西縣公兼御史中丞
昌巖領桂林象郡之地虔祗統命肅恭神祀以祠宇
墮圯狹隘朽陋不足延降神靈遂謀於州佐縣尹因
以俸錢增新易故崇垣峻宇蕭屏牖戶有輪有度壘
繕既成以時昭享瞻覲門屏踐履堦闥兢業恂懼肅
然無不加敬牲牷既設巫祝斯列齋莊蠲潔愬然如

享其誠簫鼓既缺俎豆斯徹神人和悅優然如受其
福是歲寇賊殲平年穀豐稔五嶺之人陰受帝祉官
屬長老願刊琢表識以彰懿烈其辭曰惟虞禪夏夏
德斯淪更殷歷周以及嬴秦帝號再尊帝道莫宣祀
典空存記禮無聞於穆皇家踵美虞唐獨生淳儉後
嗣其昌明明大君祐祐俾躬穆穆宗臣祇業肅恭廣
廈增飾展禮竭忠人神胥會風雨晦蒙三千年間禮
幣贊通西原冠平南畝有年祀事報功皇靈降臻仡

伋武夫我戰自剋
戛戛農耜我勤乃獲
日用游焉惡知帝力
天人同休心存影會
誠感昭通屑易窒碍
刊石播美垂億千載

趙觀文祭器碑記
皇帝御宇大順壬子
季冬十二月故府司空
潁川陳公自桂州觀察
使膺制命建靜江軍
號仍降龍節明年春
二月准勅有事於堯舜
二祠禮畢顧謂府長史
朱韞曰吾軍旅之事則
嘗聞之俎豆之事未之
學也子嘗知書好古試
詳此禮得合

於經乎韞惕然而對曰韞塵走下僚安敢輒議祀典
公諭之曰古有綿蕞定大禮者皆草茅之士爾今為
上佐佐於郡政何謙而不言韞辭不獲已而對曰嘗
見開元禮有祠古帝王之制今請求知禮者共為刪
定矧帝舜南巡標乎古典惟茲法物豈可不周繇是
命有司撰三獻官冠衣劍佩三十有九贊引禮生衣
幘一十有六籩豆簠簋洗罇爵幡鼓七十有七儀品
斯畢具表以聞帝曰俞哉褒稱綸言不載於此今僕

射彭

闕

同兩使可繼巨屏守簡子至言者九同闕西

不惑者三追念前功若已有之以觀文明廷擢第故
里遠歸有陳蕃下榻之知有智伯國士之遇有魯肅
指囷之意有平仲脫駢之識授書詰旦猥屬斯文觀
文謬以二雅得名實未造軻雄之旨克讓未果是敢
直書庶幾正教傳乎不朽作頌曰大哉堯舜真風不
弭以聖禪聖不子其子舉賢登庸投凶禦魅化匪逆
人羶寧慕蟻大功漸著南巡脫屣九疑雨沈蒼梧雲

起偉與玄蹤遺於桂水蒼生思之牢醴千祀俎豆禮
缺元侯克備發揮古典駢羅雅器三獻得儀雍容劍
履教人為臣可達深旨翠巘稽天紅輪出地得君臯
陶千古意氣中興有帝無令伊恥

宋朱熹舜祠記 靜江府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
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灣蓋莫計其始所自立而有
虞氏巍像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今直秘閣張拭始
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像錯陳簠

以淫厲則疎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知無有遠邇降祠茲土粵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於此弗圖弗革拭則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所祀不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茲役作治踰時訖事以告門觀顯嚴麗雜遠屏外朝內寢帝及二妃之神恭己南面儼然臨之秋七月癸未侯率其屬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享皇靈三獻成禮神人浹和民吏駿奔咏嘆興起合辭懇請願著名章

平來乞辭以昭無極熹竊惟帝之所以配天立極法
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記所稱南巡不
返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證則皆罔敢知惟
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垂教後世者蓋嘗與侯
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篆而
題之俾刻焉其詩曰虞山之土灘水之許旌脩虞祀
九歌韶舞有美張侯牧此南州懷帝之人答其祐休
再瞻祠宇頽剝支拄明靈弗蠲淫傲駢伍乃敦綱紀

乃夷乃攻乃堂乃基峻宇崇墉帝降不遲四門穆穆
侯樂其成來饋來祀惟帝之則規圓矩方即物而明
大倫以光爰自側微動植潛至恭己當天雲行雨施
惠於來世億萬斯年窮天博地峙嶽流川矧是南方
舊惟聲教愀然見之興起則效子隆於孝臣力其忠
侯拜稽首惟帝之功

張栻韶音洞記 由虞祠之後不十步至虞山下有
石門可窺入其中則虛明以長仰而視之石去人僅

尺許色清潤可愛瞰其旁蹲踞蜿蜒如虎豹龍蛇者
皆是也行其中十步餘望北牖清江橫於前下臨深
淵所謂皇澤灣也始祇既新帝之祠得新安朱熹為
之記命工人度山之崖磨而鐫之偶發石而得斯洞
鑿其下石之齧足者剪其北林薄之翳目者而地之
勝有若天成焉名之曰韶音洞蓋淳熙三年秋也洞
之深凡十有三丈廣二丈有奇牖之外少西有地隆
然而高為臺可釣明年秋又於洞之左得小丘平曠

爽塏江出於旁凡桂之山瑰竒傑出者悉獻其狀作
亭於上名之曰南薰之亭於是祠之前後皆有覽觀
之美來拜祠下者已事而退又得以從容而游息焉
嗟乎有虞氏之德其盛蔑以加矣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之彝性孰不具是哉帝之所以為盛德亦盡吾
心之所同然者爾是則帝之澤流洽於人心固將與
天命並行而不可泯夫何有今古之間哉後人裴回
於斯地遐想簫韶之音詠歌南風之詩鼓舞而忘歸

也其亦庶幾有以興起乎遂書於石四年十月戊子
廣漢張栻記

題名

淳熙乙巳九月二十有九日大閱前一夕雨會朝開
霽旗幟明人馬盛弩力勁皆新創也士練有素各以
技逞實一時壯觀桐廬詹體仁以明日招三山熊景
瞻林德隅出郊歷韶音洞登釣臺天氣增爽言宴清
適儘可人意屬景瞻有移節江東之命舉酒相屬又

使人不能無悵然

澌山人曰談舜事者當據虞典其云陟方以死未指何方且蒼梧之名二典咸曠即如南巡狩至於南嶽亦罔識上古所謂南嶽者安在至漢武帝周行天下所祭南嶽寔維鬱霍舜德雖大其如三苗以南難徧巡何蓋壤隔種異鳥言獸心各自為域不樂內屬者聖人必不招徠之况肯輕御六飛遠越重阻而畢命南荒哉典無明文故弗之信大抵孔氏所刪皆繆悠

之說史記不深考相徇云然後世譏其輕信亦一事也楚風好巫至婆娑舞二妃屈平陳其辭漢人踵其故度湘以南率用二妃事又謂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於陰或又謂二妃葬衡山乃唐莫氏風土記云雙女冢在府城北十里俗傳舜妃尋帝葬於此不懼非聖曷恥誑俗故不以錄噫斯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堯山

辰山

穿山

琴潭山

望夫山

附

山雖界在靈川去桂城東北裁十里積土盤迴亦略帶石長竟數百里高亦為桂諸山之冠陰雨將至先有白雲起其中冥濛漸合飄灑隨及山道多松從松間上山亦有盤石參差橫道望見兩掖皆有石巖在其下道詰曲處上人云靈官頭上有平田曰天子因堯以名後訛曰天賜其最高處曰白鹿禪師故菴地按漢書始安侯國其下注引始安郡記曰東有駁

樂山遼山豈遼訛為堯白鹿即駁樂皆以其聲相近
故耶有堯廟在山下平地山無石壁可以鐫題故少
采錄自廟而西七八里有辰山自辰山踰七星龍隱
而南有穿山渡灘西行稍遠有琴潭山北城之外望
夫山堇堇有宋人二三刻或止得其一難自成卷故
附見焉

風土記云堯山在府之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遂
名堯山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北接湖山

連亘千餘里天將降雨則雲霧四起逡巡風雨立至
每歲農耕候雨輒以堯山雲卜期

詩

唐軒轅彌明謁堯帝廟 祖龍開國盡遐荒廟建唐
堯鎮此邦山卷白雲朝帝座林疎紅日列仙幢巍巍
聖蹟陵崧嶠蕩蕩恩波洽桂江瞻仰威靈共回首紫
霞深處鎖軒窓

宋張栻謁廟詞 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層丘水

偃蹇兮枝相樛皇胡為兮於此留藹冠佩兮充庭潔
芳馨兮再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為春皇之仁
兮其天四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
辰山

城北東渡三四里即山所在土人名曰虎山中巖重
起略似中隱宋有士人劉晞升之家其下桂師李大
異嘉晞有隱操以蟄龍擬之因用名其巖其詳具晞
子劉居顯所饒諸詩中然詩及序半減不能錄矣

舊志云山有三巖下巖初入昏黑行十餘步乃明豁
有石室穹然坐三十餘客巖扉西向下瞰平野山川
城郭瞭然在目自巖扉左登陟磴百餘級至中巖乳
石奇怪可駭可愕又由閣道至上巖巖之巔有小亭
放目天際冥濛杳靄不可窮極嘉泰初士人劉升之
始出此巖於荒莽中游者驚詫以為桂林諸山之冠
經畧李大異謂久晦弗彰疑為神物所居名曰蟄龍
巖

詩

宋唐弼敬和經畧直閣寺丞丈贈劉升之蟄龍巖之作二首

古人事業不關書聖處工夫詠舞雩窈窕巖居辱題品南陽端有卧龍無

倚天寒碧鎖嵌空咫尺丹霄有路通莫向明時縮頭角風雲只在笑談中

胡槻和前韻二首今存其一 東望堯山西舜宮山

人名姓不求通蟄巖側畔遽廬子即是巢由住箇中
嘉定庚辰十一月書于緩帶堂

又歐陽味異寄示頃年所和簡寄玉牡丹詩悲愴
之餘復用元韻詩二首今存其一

密友昵交無半在宦情吟興亦俱闌不堪撫卷重回
首悲嘆填胸硬鬱盤

詩後序云慶元己未余為桂林治中壽闕主臨桂

簿是時同寮士友劉正之饒述古劉升之蔣子立陳

方大趙季行劉清卿及三數君子皆一時秀士往來
甚密蔣子立嘗學詩曾裘甫劉升之為諸生日呂愿
忠帥桂招見任寄居士人喻以秦城有王氣俾各賦
詩以諂老檜劉獨不賦其家依辰山巖洞奇秀尤登
臨佳處暇日余多率諸君過之必從容竟日今十有
八年矣諸君多為古人追思曩昔遊宴之好為之心
折因并書之庶幾諸賢子孫或見此卷尚能記父友
也嘉定丙子書於金陵總餉景蕭堂

又覲於詩序後跋數十字云 覲被命帥桂行次清
湘升之之子子陽帥其子士華來迓談間及之子陽
欲得錄本因書以遺之嘉定庚辰十月

劉居顯鑱前詩與序跋於巖壁仍自為記其畧曰

辰山峙結訖千百年莫或異顧大諫李先生貽扁鵲
巖而重以詩是山之舉籍籍矣先君以為是固無意
斯世者所宜蟄也蓋嘗從南軒張先生遊講聞義利
之辨有日宜郡以褻然計偕舉竟尼莫前其介如之

素若此荐歷二紀居顯政惟先志行涉蕪泯是懼無
何天眷南顧命先生重鎮舊治公餘首檢校昔游慨
彼往事如夢之嘆所以惠顧迺復眎前孔稠一日以
其和大諫李公韻并總餉金陵懷舊十篇寵遺居顯
薰沐跪諷其感槩詞氣爛溢毫楮且揭巢許高躅儔
先君九原有知敢冒是畀乎雖然士君子出處未嘗
不相表裏臯稷謨謀則箕穎肥遯宜也堯舜居民事
業有先生以身之則洗耳高卧先君其奚辭噫古人

生死交情反復手間而先生不間存沒所為感奮飛躍何如耶巖石增輝草木吐氣潛德幽光真不朽矣世謂盤谷以愿顯安知以昌黎之序顯山陰塵迹後人何酷掛諸牙頰母亦右軍一記難磨與欲刻之石崖使來者悉先君之隆遇其知斯巖始終隱顯有自來矣歲值闕逢君灘是月也重光協洽之既望契家侄劉居顯拜手謹書

題名

趙悅道翁子東李叔逢余仲庸鍾定叟嘉泰甲子月
夕前七日來遊

穿山

浮舟灘水南下鬪雞山其東水口即彈丸溪

以下
原闕

空明山三大篆字

月巖二大字嘉定五年胡伯圓書

琴潭山

其山在西郊關外下有空洞洞有流水觸石成響如
聞雅弄故以琴潭名旁有荔枝巖窅然深秀乳凝多
奇狀亦佳境也

題名

方孚若再至桂林歷窮勝踐最後始得清秀玉乳荔
枝琴潭四巖而琴潭水石又諸巖之冠冕且川原平
衍羣峰環抱愛之幾不能去安得此為菟裘地耶嘉
定甲戌七月二十日同來李子凝張玉父林時可子
左廷左車侍

望夫山

山去北城外不遠刻有宋餞別姓氏或曰在望夫之
旁明月山洞亦以明月名或又曰劉安一作留菴姑

兩存之

題名

廬陵劉彥登允升通判靜江秩滿還朝以紹興己巳
二月六日啟塗連帥桐廬方公載酒酌別於城北郵
亭翌日又命僚佐作餞為終日之集會者十有四人
清湘唐時逢堯莆田戴緯對甫臨川劉振時舉邽陽
董辨審言汴陽鄧建義成真定賈傑次之夷門王邦
翰憲卿番陽汪恪端中雒陽李津元映程佑之申夫

陸庚

闕

豫章黃拱辰贊甫建安胡實正虛同安朱

彥德繼善

澌山人曰桂諸山堯特以高廣稱其他則洞穴空邃
或納行雲或枕流水可備潛夫之卜然負策郊行往
往而是其名難以徧舉故於今志所主在有金石刻
刻主唐宋以世代寢遠姓名易滅故多方訪錄非獨
以補文獻之闕亦以成前列立名之意不然何山不
巖何巖不佳奚直取此十數山為耶乃余最好述潛

夫事無可據据以當實錄者惟辰山劉升之有李公
大異表其巖扉有胡公槻光以詩序有子居顯具刻
巖石此豈不足徵哉即所刻漫漶過半矣猶然掇拾
不少汰棄審以其詩文爾雅乎高士獨善之風當塗
旌賢之典執友篤故之誼孝子揚先之心一舉而四
善集焉故謹志之將以厲世又非槩刻之取已也夫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藏可必也而行為難能藏則不
喪吾寶若劉升之氏邦伯契合則欣然與之遊至誘

以媚竈詩獨引却不應亦近乎知藏者余故假以終
諸山云

灘江 陽江 南溪 彈丸溪 訾家洲 朝宗渠
附

桂川曰灘與湘同源出興安陽海山至縣之北醜為
二流灘則經靈渠南出繚繞桂城東北城之西南帶
以陽江從灘山下入於灘水波寬廣為桂金湯之固
岸旁數山或扼其衝或遮其去故間有亂石及沙潭

處清淺為灘湛碧為潭餘雖深至一二丈其下石雜
五色草蕪諸種所有游魚羣嬉水面間沒葉底停橈
少選種狀可盡別以此水最清洞澈無翳飛雲過鳥
景不能遁南中人士自袂襖之外良辰吉日浮舟宴
集乃其故俗觀宋之問三月三日詩自唐為然矣至
宋諸公或有乘月汎游播之歌詠良以清景娛人且
無風濤之惡故也諸樓亭堂館並水為勝其詩及文
隨各水後附焉

桑欽水經云灘水亦出陽海山

酈道元水經注云灘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灘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漢書所謂出零陵下灘水者也

詩

唐宋之問桂州三月三日其篇末云

始安繁華舊風俗
帳飲傾城沸江曲
主人絲管清且悲
客子肝腸斷還續
荔浦蘅臯萬里餘
洛陽音信絕能疎
故園今日應愁思
曲水何能更祓除
作伴誰憐合浦葉
思歸豈食桂江魚
不求漢使金囊贈
願得佳人錦字書

張九齡巡按自灘水南行
理棹雖云遠飲水寧有
惜况乃佳山川怡然傲
潭石竒峯岌前轉茂樹
隈中積猿鳥聲自呼
風泉氣相激目因詭
容逆心與清暉

滌紛吾謬執簡行郡將移檄即事聊獨歡素懷豈兼
適悠悠詠靡盬庶以窮日夕

宋李昇之夜遊灘江上 灘江開遍四時花遊覽都
忘屐齒賒風景雖宜秋向老關山無柰客思家漏傳
樓上三通鼓水落灘頭幾尺沙京國未歸鄉信斷陣
鴻何處貼雲斜

章峴和 自笑無錢對菊花天寒欲冷慢令賒枕櫛
葉暗臨江圃茉莉香來釀酒家月霧空濛螢照水霜

風蕭瑟鷺眠沙歸尋獨秀山前路城角參橫斗柄斜
瀕經城東樓冠其上唐曰東樓

文

唐于邵九日陪庶使盧端公宴東樓序

國家以桂林重鎮吳越襟帶有郡縣可以綱紀有蠻
夷可以羈縻朔南聲教蓋以此始皇上纘承大位之
明年啟謨羣后載命連率是以范陽盧公自京而來
條察二十八州諸軍事千里之地遂無外虞三軍之

士皆務前敵然後賞必勞罰必害官不易法府無留
事封畧既靜公堂自閒沉重陽美景得不為樂大合
賓佐高張郡樓紅塵發地青山垌牧連天漲海來接
蒼梧憑高而翠靄轉微送遠而白雁看沒泛椒菊而
筭爵顧絲桐而閒奏賓醉月上主待露晞想彭澤之
獨遊悵馬臺之陳迹今日之會何其盛與余負累謫
居卒起庭府黜叅佐之體陪上罇之娛韓灰已然鄒
谷自煖奉命為序冠于羣篇辭之所難敢謝不敏請

分賦五韻書諸即事云

東樓之北有樓曰逍遙亦下枕灘

宋之問登逍遙樓詩

逍遙樓上望鄉關綠水泓澄

雲霧間北去衡陽二千里無因鴈足繫書還

宋改逍遙曰湘南

李彥弼湘南樓記

上登位之明年有詔經畧安撫

程公進直龍圖閣所以獎忠勤勵勲閥也公自以遠
守藩城獲膺嘉命德上之賜頓首感榮惟是庶幾夙

夜恪恭厥職而公於府事無間巨細咸與區處邊陲
晏休鈴齋多暇顧無足以攄胃懷者而公默恢遠慮
謂桂西南會府為襟帶海用兵遣將之區然自皇
祐中儂賊噬邊始大城桂故其隍池樓櫓之列有瓌
鴻侈麗之勢閱歲滋久城東之門歆頽腐撓公乃因
舊基而鼎新之興於建中靖國之秋成於崇寧初元
之夏下拔峻壙上聳麗譙霍若雲興峩而山峙驤簷
牙以掛斗旁崇欄楯以躍林杪潁湖丹綺與朝日爭

輝高牖疎櫺與游氛襲氣觀者忉愕謂是功不訾矣
工既落成文武賓士咸列在席公舉觴屬廬陵李彥
弼曰茲樓揭孽輪幽壓百雉之紆徐爽豁空濛睇千
里之超忽平開七星之秀峯旁蹇八桂之遠嶺前橫
離江之風漪後踴官府之雲屋疊衆皴以蕩漾環羣
山而孤騫若神騰而鬼趯若波駭而龍驚茲亦勝槩
之絕倫者矣昔之賦客詩人咸指桂林為湘水之南
嘗試以湘南命焉子其為我摘藻而碑之惠茲樓為

不朽可乎彥弼敬復公曰昔李太白人中仙才而以
不識韓荊州為羞韓退之天下文伯而以不到滕王
閣為恨蓋慨夫心賞之難遭也今僕之來藉碧幢之
餘蔭踵珠履之後塵時為高明之游寫凡襟而寓遙
矚閱飛動而接混茫參豪振英與山川淑氣相為友
朋斯豈尋常之遇哉夫氣象之優嘉此亦造物之所
深惜也然其有所謂神龍之洞淵真仙之寓宅名山
巨川往往於此遐州眇邑之陋幽林哀壑之荒軌跡

不得而經者此亦物象之不幸也今湘南之景駿騁
雄張環輳城郭而雲烟之變化風月之朝昏千態萬
狀惟公以一樓臨之倚欄轉瞬之頃盡得於眉睫之
間則雖使造物欲韜光匿竒秘藏而惜之烏可得哉
公識量虛明禮賢揚善英俊之士翔集府下號為冠
蓋之盛則公之睠睠於茲樓豈造物者特所以露怪
變之豪而侑觴詠之樂哉因復系之以辭辭曰偉桂
林之通都兮邈三湘之嶺南控蠻陬而轄海

以下
原闕

通於塵垢之外兮探虛無曠莫於周聃嗟景

物之戀賢牧芳遑恤主人之留淹望堯雲於慶霄兮
接何時而晝三冀我公之橫槊兮拱凝旒於邃巖風
流千載茲樓兮桂人志德以無厭

唐人從城東至北建有三亭亭皆據灘其一為東山
亭

風土記云府之東門有大亭枕江與望月樓接最近
子城

一為拜表亭

風土記云北接碧潯南連望月東俯長河西隣雉堞
前政山北盧尚書匡建置

一為碧潯亭

風土記云大中初前韋舍人瓘初造在子城東北隅
十餘步接連逍遙樓前近大江館宇宏麗制作精緻
高下敞豁冠諸亭院後有去思館舊名青桂館前政
吏部張侍郎驚除替飾裝於此遂改為去思館韋舍
人年十九入闕應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榜下除

左拾遺於時名重縉紳指期直上馬相為長安令二
十八度候謁不蒙一見後任廉察桂林裁半歲而馬
相執大政尋追懷舊事非時除賓客分司悵望留詩
於碧潯亭

唐韋瓘 半年領郡固無勞一日為心素所操輪奐
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閱閎高理人雖切才常短薄
宦都緣命不遭從此歸耕洛川上大千江路任風濤
曹鄴碧潯宴上有懷知己 荻花蘆葉滿溪流一簇

笙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女
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莫怪當歡却惆悵
全家欲上五湖舟

灘所挾諸水陽江為大其在郭西領杉木諸塘水匯
為澄潭歷西南文昌三石梁東出灘山與灘合對岸
即城宋於城下構亭曰陽亭

宋張栻仲春過陽亭亭古臨危岸林幽巧近城烟
容隨雨住花片著溪清春事已如許客懷誰與傾亭

前樂林樹滿意欲敷榮

灘南流至鬪雞山南溪之水自西南來出山陰入灘
從水口上泝白龍劉仙登岸徑便白龍洞前將軍橋
下水中有泉甘冽宜茗稍東為金蓮港每夏秋間其
花盛發搖漾水面鬱若金粲亦臨汎佳處

唐李渤留別南溪 常嘆春泉去不回我今此去更
難來欲知別後留情處手種巖花次第開

彈丸溪上接圓通灣水下合流小支流經七星龍隱

至穿山下所出水口當鬪鷄亦注於灘

訾家洲起灘水中近城東隅唐元和中裴中丞行立
初建亭閣於其上

風土記云訾家洲在子城東南百餘步長河中先是
訾家所居因以名焉洲每經大水不曾淹浸相承言
其浮也

唐楊尚書宴遊詩 桂林雲物盡漫漫雨裏花開雨
裏殘惟有今朝好風景櫻桃含笑柳眉攢

從事陸弘休 新春蕊綻訾家洲信是南方最勝遊
酒滿百分殊不怕人添一歲更堪愁鶯聲暗逐歌聲
豔花態還隨舞態羞莫惜今朝同酩酊任他龜鶴與
蜉蝣

歐陽賓 舊業分明桂水頭人歸業盡水空流春風
日暮江頭立不及漁人有釣舟

宋張孝祥 一雨便清涼風回百草香雲山米家畫
水竹輞川莊僧賦蠲新帖墻榛斬舊行歸鷲乘晚霽

空翠滿輕裝

唐柳宗元上裴中丞撰訾家洲記啟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
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
顧鄙陋使為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
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摹擬不得萬一竊
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
薄又見疎蕪之累憊期廢事尤所戰慄謹脩撰記上

獻退自跼蹐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宗元訾家洲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
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
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
下者惟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署
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
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
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

姦草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
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
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眊移於閒壤伐惡木剝
興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
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
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
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
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

梁與波升降芭灘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溪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遽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遊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闌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

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意造物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朝宗渠宋人於城北當道穿渠使其流東接灘江西入西湖達於陽江用補形勝之所不及張仲宇盛事記云王公祖道洙子癸之流以注辛戌環城有水如

血脉之榮一身遂聞之朝故大觀二年准敕著令壅
隔新湫者以盜決黃汴二河隄防法坐之其年桂士
得舉者衆范公成大又復修之具勸駕詩序中方公
信孺至又為繕築然今湮塞已盡土人至以朦朧橋
呼之近歲於橋旁掘得石記其文曰

嘉定

閏

年

閏

月提舉河渠公務方信孺脩復古渠築

渠閘二石堰一靈溪之水大至畧城而西達於陽江
董事者昭州立石縣尉丁似雄邊軍統轄孫恢迄工

六旬糜費萬錢因採范石湖詩以朝宗名且志於石

嘉平月

闕

日

西清寶賢其壕水春夏之交齋淪山麓崖花水藻叢

發清綺隔水百十家隱見木末後負

以下
原闕



歲時載榼提醪口簫腰鼓以遊遨燕賞為事然而羣
山蜿蜒環轆郭郭幽巖邃壑窮欄密檻多栖於烟嵐
風磴之外不足以容邦人車蓋之盛輿情患之龍圖
閣鄱陽程公自紹聖五載擁旄開府今閱五春矣公
淵淪胸襟恬澹壇宇闔開權謀不運聲氣而威揚澤

雷聲塵消廓卧鼓邊亭於是裘輕帶緩時為逍遙遊
因欲以豁邦人鬱紆之情乃度州治東北隅有隙野
焉蘭皋蕪原陂陀軒霍萬景獻秀可以固而堂之爾
乃雜莽斲榛掃除猩猱鼯鼯所以嗥風嘯雨之區而
為穹臺曲榭崢嶸瓌麗之觀獨秀屹其孤伏波磔其
偉前繚以平湖為菰蒲菡萏之境中闢以廣庭為車
騎樂舞之場右峙迎曦以賓朝暾左開待月以呼夕
魄山川滿目桃李成蹊鋪遲日以采蘋激光風而轉

蕙而對植丹桂為蒼蒼之林散蟾窟之天馨飄薄於
几席之間是為八桂堂也輪吸清漪筒漉迅注泛蘭
舟而載雕觴環嘉賓而筭醇醪是為流桂泉也鑿方
沼而聳中洲叩淺欄而數遊鱗翛然有濠上之趣不
減惠莊之真是為知魚閣也因岡為臺憑高徙倚蘸
波影於簷楹漱灘聲於眉宇而峻以青瓊盪空而嬉
士女喧咽心醉物華不知珥墮而簪遺是為熙春臺
也公乘休暇則驅貔貅抗幢旆引賢士大夫而來遊

相與傲清晝擷芳鮮酌桂漿之金波浮先春之玉乳
投驍壺而敲芳枰西晷顏光鳴珂而歸夾道之人仰
公高致邈在物表謂公雍容燕衍坐鎮數千里於樽
俎之上若將與民相忘者雖山季倫之醉習池羊叔
子之登峴山風流之敏妙僚侶之英華未足多謝彥
弼乃招稠人而語之曰爾知公之所以遊乎夫君子
長者之於人未有不先同其憂而後同其樂者蓋數
炊枰爨足以已享而不足以享人此小知之士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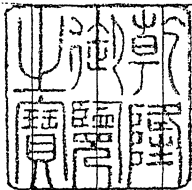
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公之帥桂也明政事練甲兵銷
患未萌而人無駭輿之變此先同其憂也公之闢圃
也敞扉通途無隔塞之禁而不忍擅一身之私此後
同其樂也惟憂樂與斯人共之是為公所以建八桂
之意與於是衆口嗟咨感公盛德謂山石可泐川湍
可涸斯堂之景豈有既乎雖然景則無時而盡公則
有時而去一日歸拜明光密侍嚴凝則吾人思公之
心亦豈有既乎願得公之文以紀無既之景垂無既

之思僕曰公手植八桂於堂之砌異時公歸在朝爾
邦之人擁翠幹而培深根徘徊撫翫於濃陰之下想
風采而泳芳馨期為勿剪之千齡則是真甘棠之思
也顧吾之文亦何與哉謹記

灘山人曰桂以山聞山以巖洞得稱秀絕微灘為之
池不但氣之盤鬱無所宣洩而山亦偏枯何所麗以
增其清韻也且城據之以為險人因之以為利其北
走洞庭南出番禺城下輕齋重裝水道是由即軍國

所須鮮不取濟灘之功用大矣哉又不特增諸山之
美已也漢書郡國志注及酈道元水經注指灘所出
昭矣宋人又從而為之說至以湘為上為先以灘為
下為後又謂湘灘為名是取類也是所假也是從義
也是有因也何其騁辨不審要一至此乎不惟其文
猥冗而於義亦無當雖今昔郡志采以為證心竊非
之故無取焉乃莫公休符風土記於桂諸山多所發
明至靈渠條下駁人言馬援鄭弘開渠之謬是矣其

謂戈船將軍嚴助則失考史記所云故歸義越侯二
人為戈船下屬將軍出零陵下灘水烏得有嚴助哉
余亦不之錄世固不乏是古非今者故詳探往錄著
考見同異如此



桂勝卷四

書桂勝後

是書粗成深惟兩廣公暨當塗諸公加意文學遣使蒐
訪以此休烈方之勒山其名孰長久也抑山雖神不能
自言文無脛不能自至余何由得寓目哉第諸文亦有
真贋如龍隱題名有高平希文安陽稚圭廣平子京則
韓范宋三公字黃金巖有妄僧作蘇內翰碑余並置不
錄以數公未一至桂假令至矣安得同時即伏波米元
章之題心疑程李兩家父子所為以經方提刑力辯之

姑取入焉諸所不錄意指具書中不然則以抄撮難給
故爾且古人往矣存之不足以見德去之不足以賈怨
亦何樂為此鉤撫哉昔魯以贗往荊以真棄今一踵故
竊恐知言拊掌四至矣且置諸公授簡盛意於何地茲
屬書成復視所為不得已者如此云

萬厯己丑九月四日灝山人張鳴鳳識